

唐娜·瓊斯
諾爾芬·巴德克里

下篇

午休時間。

在準備外出用餐的時候，唐娜在自家分局的大廳裡看到一個熟悉但不常見的身影。

一頭烏黑的長髮隨性地翹在空中，隨著主人緩慢但穩定地移動步伐一下下輕顫。如果是這樣外表，那在世界管理局來說實在算不上特別惹眼，只是髮尾末梢的那點白色和有些無精打采的眼神，這樣的特徵很快就讓她認出來人。

畢竟前幾天才在其他同事的引薦下認識了這位來自歐洲分局出差的同仁。

「諾爾芬！」唐娜走上前輕拍對方的肩膀，「今天怎麼就你自己啊？沒跟米爾或其他人在一起？要去吃飯嗎？」

女子一口氣丟出心中所有問題，然後就這麼笑嘻嘻地跟在他旁邊走著。

聞聲，諾爾芬往受力的那側看了過去，一頭奪目的金髮和燦爛的笑容毫不意外地映入眼簾。

「你好。」他點了點頭。

其實早在對方出聲之前，那雙靈敏的耳朵早已在雜沓之中聽見唐娜在遠處與其他人的對話聲，不過出於距離之差，沒有特意留步。一心想著填飽肚子以及珍惜午休的他，只是默默地向大門離去。

他並沒有料到唐娜會在話題結束之後，前來找自己進行續集——而且還同時開了許多個頻道。

於是，女子一連串的提問讓諾爾芬陷入短暫的思考，也使他足下的步伐略略緩下。當他終於消化完所有的問題之後，是暫且停了步伐，望著那對藍眸將一個個疑問解開，「嗯，吃飯。」

青年挑了正要執行的事情先說，而後將其他部分慢慢補上，「其他人說晚點吃，但我……」說這話時，他的眸不自覺地微微垂下，看來是對於自己不耐餓這點有些許的無奈。

接著，他搖了搖頭說起在今年演練中結識的男性天使，同樣有著一頭醒目的金髮，也和女子一樣很有活力，「沒見到米爾。」

「這樣啊。」

看著眼眸低垂的青年，唐娜忍住了伸手去拍拍他腦袋的衝動，「那有想好要去哪裡吃飯嗎？」

會這麼問，是因為諾爾芬才不常待在北美分局，也不知道有沒有人向他介紹過這附近好吃的東西。她大概猜得到對方應該是真的餓了所以才先自行外出，而這正好和自己的目的不謀而合。

上午才從現場回局裡不久，連早餐都沒吃上幾口，此時唐娜覺得自己餓得能吞下一頭牛——剛出生的那種。

因為站在人來人往的路口多少有點擋路，她乾脆拉著人繼續慢慢往外走，邊笑道，「我快餓死了……不過一個人吃飯蠻無聊的，要不要一起？」

他就這麼任人拉著自己移動，同時在重啟的步伐裡來思索唐娜丟出的種種問題。

對於不太挑食，又不想走遠的諾爾芬來說，如果不是遇上唐娜的提問，那他通常不會多去考慮用餐地的事情，只會在附近的店家中選擇一間，以能兼具距離和飽足的為主，也因此對於唐娜的午餐邀約他有一絲的猶豫——他並沒有預設要去哪裡。

所幸，唐娜明說了她同樣感到飢餓的狀況，在這個前提下，諾爾芬猜測對方應該也不會走遠，而且心裡早有定案。

「帶我去。」他望著人說，是以請託代替了肯定句。

「沒問題！快走吧，晚了可能就會沒位置了。」

唐娜向來是個行動派的人，確認了友人意願後，直接領著人大步走出管理局。為了早點吃到美食，她熟門熟路地鑽進大樓林立中的暗巷、停車場，最後甚至還穿過一塊廢棄的花園地。

看著一路默默跟著自己走來的諾爾芬，她在對方彎腰穿過被剪斷的鐵絲網後，好奇地問：「你就不好奇我們要去哪？萬一我要把你帶去賣掉怎麼辦？」

說話的同時，唐娜已經再次邁開步伐繼續前進。

聞言，諾爾芬頓了一下，微微開啟的口有什麼話要說，但在回覆就要送出前，唐娜是又拉開了幾步路，只來得及和對方交換過眼神的諾爾芬只好暫且先將答案吞回心裡，待到自己跟上女子之後，再緩緩地把整理過的話托出，「你不會把我賣掉。」

青年說話的語氣一如既往的淡然，嘴角也依然維持在讀不出情緒的平整，但他那雙橙色的眼眸中有一瞬間泛起情緒的波動。

「我相信你。」

說這話時，諾爾芬加快了一步好讓自己能夠和女子並肩，似是透過無聲的行動來附和他所抱有的信任。

抬頭望向高了快自己一個腦袋的男子，唐娜壓下想揉揉對方腦袋，誇他好棒的衝動，抬手指向前方。

「沒錯，我不會。你看，目的地到了。」

不算特別大的店面此時已經坐了將近八分滿，不少人身上穿著正裝，看上去是附近的上班族利用休息時間跑來用餐。她拉著諾爾芬快速占了張桌子，在兩人低頭點餐的空檔，整間店已經完全客滿，食物的香氣和吵雜的聊天聲交雜瀰漫在空中。

唐娜已經是這間美式餐廳的老顧客了，在簡單掃了眼菜單後，很快地就決定好想吃的食物。即使在男同事面前，她也沒有打算要隱藏自己的食量——披薩、炸機塊各點了一份後，女子才放下菜單。

「看你想吃什麼，這間店的料給的很足，份量也夠大，我們也可以互相交換吃。」她笑著對專心看菜單的諾爾芬，說了幾道自己推薦的品項。

「好。」他點點頭乾脆地接受提案，對於唐娜適才在對面點出的份量沒有任何的異議，反而是在打開菜單看著上頭琳瑯滿目時，才意識到在交換吃的狀況下，自己或許會不小心多吃，影響到了對方。

而隨著唐娜每推薦出一個品項，青年就像是收到了指令一般，當即用視線去尋找菜單上相對應的名字，對著有些從未吃過的餐點，他不免感到一些好奇，不自覺地多看了幾眼上頭所提供的實體照，而在聽到上頭有名字而沒有照片的品項時，他便抬起頭來，循著嗅到的香氣去瞅。

又來回翻了幾頁之後，諾爾芬才望著一旁等待點餐的工作人員，指了幾個品項，在與服務生逐一點頭確認過後，他便看回了眼前正低頭啜著檸檬水的唐娜。

「一起吃。」

截至目前，他點了一份烤雞、唐娜推薦的三種漢堡、一個跟對方口味錯開的披薩、一份沙拉跟一份馬鈴薯泥，是以飽足感為主的組合。

面前看上去不過二十出頭的青年本身就擁有不小的食量，這點唐娜早就知道了，只是在聽見對方面不改色地唸出超越自己兩倍分量的餐點後，還是覺得衝擊不小。

接著，她想到的是——太好了，今天可以嚐到很多口味的食物。

「當然沒問題。這裡的餐點都還挺不錯的，我也好一陣子沒來了。」放下水杯，女子靠在身後的椅背上，神色輕鬆地開了新話題，「說起來，你這回待在北美分局還習慣嗎？有沒有人欺負你？我可以幫你揍他喔。」

因為工作的關係，唐娜也曾經到過諾爾芬常駐的歐洲分局出差，雖然語言上的隔閡不如亞洲分局嚴重，但氣候和人文上的區別還是挺大的。作為過來人和本地人，多關心幾句也是應該，萬一對方便真有地方需要幫助，她也會當仁不讓地出手。

完成點餐後，這回換諾爾芬拿起了水杯，他小口小口地喝著玻璃杯裡的飲品，一邊聽著對桌的唐娜對他拋來諸多的關心，直到一杯水都飲去之後，他才輕輕地擱下水杯，整個人也因為室溫與體溫終於降下而放鬆下來，望著人的那雙橙眸裡有著一點點的悅色，是對於當下的享受感到滿足。

隨後，諾爾芬拿起一旁的水壺，往唐娜消了一半的杯裡添入涼水，也把自己的杯子再一次地添到八分滿，在物歸原位後緩緩開口：「可以。」這個簡答他說的是可以接受北美的生活。

「天氣很溫暖」說到這，諾爾芬頓了一下，然後修正說詞「……熱。」對於溫度很是敏感的他看了眼自己垂在兩側的頭髮。移回視線後，又花上幾秒鐘才繼續回應起問題，他在回憶這幾天出差的過程中有沒有遭遇到困難。

「沒有被欺負。」青年微微頷首，望著唐娜給出好消息，「都是好人。」

沒有因為過於簡略的回應而聽不懂對方的回應，只見她滿意地笑了。

「那就好。」她說話的同時，隨意擱在桌邊的手腕微微抽動一下，但最終沒有做出任何舉動，「會熱的話還是盡量待在冷氣房吧，不然對你來說可能蠻容易中暑的……」

唐娜看著對方柔軟及腰的烏黑秀髮，思緒沒由來的飄到第一次和他見面的場景。

來自歐洲分局的諾爾芬一行人在剛到北美分局進行聯合演練時，便被安排了臨時辦公室，地點正巧和他們在同個樓層。因為兩邊同樣都是調查部門的人員，這樣的安排也是合情合理，雖然唐娜今年因為有案件在身沒有直接參與演練，但在這幾天往來走廊時，還是和這位寡言的青年打過幾次照面。

她向來是個直來直往的人，於是有次又在茶水間和對方碰面時，便直接開口打招呼了。

「嗨，我是這兒的調查部成員，叫唐娜·瓊斯。」

唐娜朝他搭話時時，佇立於飲水機前的諾爾芬正好凝神的看著透明的水流自出水口注入他所帶來的透明容器，一雙暖色的眸子雖看不出神采奕奕，但很明顯的陷落在專注的狀態。

青年就這麼維持著一語不發，直到抬手去取消飲水機的連續出水、旋好瓶蓋，轉過頭來要離去時才發現一旁有人正在打量他，也就在那時，諾爾芬猛地意識到原來剛剛聽到的聲音是針對自己而來。

「唔。」他頓了一下，但對於自己錯過了最好的回覆時機並不感到動搖，娓娓地捎上簡短的招呼。

「你好。」諾爾芬直勾勾地回視陌生的金髮女子，小幅度地點了個頭，而後才報上自己的身分，「歐洲分局的，諾爾芬。」

諾爾芬的自我介紹就說到這裡，但眼前的女子仍然好奇的盯著他瞧，而他也沒有閃避，就這麼和對方展開了幾秒鐘的沉默，也就在這麼安靜的一段時間裡，男子無表情地猜測起對方為什麼還關注在他身上，而最後的推論是因為剛剛他給的資訊，並不完整。

「諾爾芬·巴德克里。」雖遲但到，他將缺少的地方補上了。

「很好聽的名字。」得到自己想要的資訊後，唐娜和他簡單握個手，當作互相認識過，緊接著馬上打蛇隨棍上問道，「直接叫我唐娜就行了，你呢？我能直接叫你諾爾芬嗎？」

她在說話的同時，一面熟門熟路地取了自己放在櫃子裡的馬克杯，放在咖啡機底下準備盛接早上的提神飲料。餘光微微打量著身旁已經裝好水，但因為自己搭訕而駐足原地的青年。

和剛才專注看著水瓶的目光不同，此時對方拿著水，睫毛微微下垂，看上去是在思考這個問題該怎麼回覆。

「可以。」他點點頭，給出了許可。

TBC.

[下篇→](#)